

●周文骏

我心目中的《中国图书馆学报》

摘要 《中国图书馆学报》的成长反映了我国图书馆学期刊共同的发展趋势:办刊单位由官方走向业务机构,又走向学术组织;刊物内容从资料性向经验性、理论性方向发展。《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工作的特点,一是团结和培养了最广泛的作者队伍;二是刊物内容力求结合事业建设、学术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之需要;三是刊物形式尽可能为其内容服务。

关键词 中国图书馆学报 图书馆学期刊工作 编辑工作特点

分类号 G232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reflects common development trends of journals in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hosts from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and again to academic organizations, and contents from information provision to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lso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ournal, such as wide author group, librarianship-related conten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forms and contents.

KEY WORDS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Journals in library science. Characteristics of editorial work.

CLASS NUMBER G232

《中国图书馆学报》从它的前身《图书馆学通讯》算起,已经面世整整50年了。我作为老读者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大家都知道,图书馆学专业期刊是图书馆事业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是展示图书馆事业进展的窗口,交流图书馆科学技术的平台,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的摇篮。假如说图书馆工作表明全国文化教育工作的水平,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反映图书馆事业繁荣昌盛的图景,那么,《中国图书馆学报》便是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工作欣欣向荣的标识性符号。

1957年《图书馆学通讯》创刊,由北京图书馆编辑出版。1960年6月与北京图书馆主办的《图书馆工作》合并,取名《图书馆》,1965年停刊。1979年《图书馆学通讯》单独复刊,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北京图书馆主办,《图书馆学通讯》编辑部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198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1年改名为《中国图书馆学报》。2003年由编辑部编辑、出版。

以上是《中国图书馆学报》从《图书馆学通讯》以来成长的全过程,其中的种种变革不仅对《中国图书馆学报》自身说是重要的,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全国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工作某些共同的发展趋势:

第一,刊物责任单位由官方走向业务机构,又走向学术组织。新中国初期有关图书馆学专业的期刊是《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1月创刊,由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编辑发行。这是一份图书馆、博

物馆和文物工作的参考性、资料性刊物,1955年图书馆部分独立而成《图书馆工作》,责任单位为北京图书馆。1979年《图书馆学通讯》复刊后,责任单位由北京图书馆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共同承担。这些都是办刊责任单位下移的例子。责任下移,意味着学术更加普及,使刊物与作者、读者的沟通越加广泛而密切。

第二,刊物内容从资料性向着经验性、理论性的方向扩展,形成普及和提高两个基本层次。《中国图书馆学报》历史地担负起了提高的任务。还在最初的《图书馆学通讯》阶段,它就以我国图书馆学、目录学的研究、遗产的继承和整理,以及国内外科研成果的介绍和评价等等为基本内容,向着学术性的目标迈进。在《图书馆》阶段亦复如此。《图书馆学通讯》1979年复刊后,内容更具学术氛围,态度更加开放从容。此后以“学报”命名,表明客观需求与主观愿望已完全趋于一致。

办刊责任单位下移是期刊形式的走向,学术性提升则反映人们对期刊内容的追求。《中国图书馆学报》不仅顺应这两种趋势,而且引领这两股潮流,成为当代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性刊物。

《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强大影响力是和编辑工作的特点分不开的。首先,编辑部团结和培养了最为广泛的作者队伍,其中包括国家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蜚声中外的图书馆学老专家,图书馆业务骨干和大学专业教师,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图书馆学研究新锐,还有赤诚的读者积极分子。与此同时,编辑部还邀请文学、历史、文献、情报、农业、建筑设计等方面的知名(下转第17页)

没有发表声讨浮躁学风的檄文,仍在坚守自己固有的标准,不卑不亢,端正正办自己的刊物,从而以自己正面严肃的典范作用,引导学风,匡正时俗,这也是一种纠正,一种“格”。

“格”的第三层意思,是格调是风格。南朝刘宋鲍明远《鲍照集》卷一说他登上广陵城之后写了一篇《芜城赋》,赋谓芜城“格高五岳,袤广三坟”,形容其格调高远,风格宽广。《学报》办了50年,开本虽然还是那种开本,题字还是原来的题字,看去很不合时尚,甚至很不起眼,可是它“格高五岳”,拒绝任何空洞无物的文章阑入其中。《学报》不但是核心期刊,还是新闻出版总署的社科优秀期刊,是全国图书馆学界最高的学术园地。有多少人想评职称,巴不得《学报》尽快给他发表一篇文章;有多少人为获得某种奖项,不惜托人曲线求情,希望名登大雅。可是《学报》始终保持自己的“格”,不徇私情,不失原则,不降其格,为我们图书馆学界树立了高标。

《学报》的栏目十分简单:“理论研究·实践研究”是它的第一个栏目;“事业发展·现代化建设”是第二个栏目;第三个栏目是专论,每期有个主题,专论某一方面的问题;第四个栏目是“综述·评介”;第五个栏目是“探索·交流”;第六个栏目是“信息·动态”。期

期如此,格局不变。这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稳定的格局,熟悉的读者可以自寻熟悉的栏目;稳定的格局,熟悉本刊的作者,可以根据栏目的要求写自己熟悉的内容文章。相反,若是“新意”层出,随文设目,花样翻新,栏目总变,这个刊物是不会有恒久的读者和作者的,它也是没有生命力的。“格调”是格,“格局”也是格。从哪个角度说,《学报》都有自己的“格”。

我所研究的领域,与《学报》关系不大,很少为其撰稿,因而也就很少有机会发表文章。但我在图书馆工作40多年,《学报》是怎么演变过来的,我心里比较清楚。我对它是有深厚感情的。它40岁的时候,我以《不惑之年又逢时》为题,撰文表示了真诚的祝贺。今年它50华诞了,我以《〈学报〉办得有“格”》为题,再一次向它表示真诚的祝贺。如果它60岁时我还健在,我还愿为它撰文祝贺。

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通讯地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33号。邮编100081。

(来稿时间:2007-05-10)

(上接第7页)专家教授写稿,在更为广泛的学科背景上保证刊物内容的学术水平。

其次,内容力求结合图书馆事业建设、图书馆学研究发展和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许多稿件选题反映当时的重点、焦点和热点问题,诸如方针任务解读,图书馆工作重点转移,为科学研究服务,分类法研究、编制和评价,MARC引进和研究,借阅制度发展,藏书制度建设,图书馆工作者的基本功,《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图书馆网,全国文献——情报检索系统,图书馆工作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图书馆学会工作,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探讨等等。作者们提出问题,深入探讨、百家争鸣。编辑部对选题、组稿、审稿、用稿的敏锐性、及时性、针对性和前瞻性提高了刊物的学术内容和学术影响。

最后,刊物的形式尽可能地为刊物的内容服务。总的说,《中国图书馆学报》各个时期的形式都比较朴素、大方、简明、含蓄,并且符合当时国家期刊管理部门的出版形式规范,表现出一份学术性刊物应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应具备的外部特征。

《中国图书馆学报》50年来的编辑工作,为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期刊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在这纪念《中国图书馆学报》刊行50周年的日

子里,我自以为和图书馆学专业期刊特别投缘。1952~1953年期间,《浙江图书馆通讯》刊载了我第一篇专业和翻译的习作,那时我正在北大学习图书馆学,当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刊物录用,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便顿时大增。后来我有幸主持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与全国各家期刊的联系更为密切,尤其和《图书馆学通讯》的互动最为频繁,我们为提高专业期刊的学术性,促进全国期刊的系列化和规范化而共同努力。

美好的时日往往有美好的巧合。今年5月国际期刊联盟(FIPP)在北京举行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讨论“传统期刊出版的数字化发展战略”、“商业与专业期刊”、“从传统出版业向多媒体的转变”等等热点问题。7月,新闻出版总署将对全国近万种期刊进行出版形式大检查。这是两件鼓舞人心的大事,连同《中国图书馆学报》诞生50周年纪念,犹如一股春风,送来难得的大好发展契机,以《中国图书馆学报》为核心的专业期刊事业,必将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周文骏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北京大学。邮编100871。

(来稿时间:2007-06-06)